

从沙元炳《说鹤》说起(上)

□彭伟

如皋历史上涌现出两位教育名家。一位是胡瑗(993—1059),即胡安定。他还是理学家、思想家、音乐家、军事家。另一位是沙元炳(1864—1927)。胡安定生在北宋,沙元炳活跃于清末杏坛,两人相差800余年。时间久远、理念相近,沙元炳先生在创办如皋师范、如皋中学、如皋师范附属小学(今名),乃至支持张謇在通创办师范学校,或多或少受到胡安定先生教育思想的影响。

沙先生素重乡缘。他的遗著《志颐堂诗文集》录有大量有关乡人字画书籍的诗文。沙元炳尤喜搜存乡邦文献。他主纂民国版《如皋县志》,为编修人员提供大量藏书。胡安定作为大贤,沙元炳可谓“神交有日”“仰慕已久”。他作有《胡安定先生〈中庸义〉序》《胡安定先生〈春秋义〉跋》。细读两篇大作,可谓沙元炳“私淑胡安定”的佐证:

1. 搜罗胡氏遗著,以《中庸义》为例。沙元炳起初于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中记录:宋盛乔编定此书。寻遍黄宗羲编辑《宋元学案》诸书,不见《中庸义》,沙氏失望,认为此书失传。不过,他心中难以割舍,某日阅读胡云峰《四书通》,获得《中庸义》中的只言片语,又按图索骥,检索卫氏《礼记集说》,发现《中庸义》全文。2. 阅读胡氏遗著,沙元炳论述《中庸义》“简而易明,切而易行,昌圣学,明王道”。3. 高度评价胡氏,沙元炳深情写道:则谓三代下,能任洙泗之传……孟子之后,独有先生可也。孔子曾在洙泗讲学。在沙元炳的心目中,胡瑗的教育成就,甚至超越朱熹,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孔孟之后的大教育家。他为此又有感叹:吾幸生大贤之乡。上述三点,足以说明,沙元炳应当受到胡安定的影响。他还撰有一篇《说鹤》,可说对胡安定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。

《说鹤》录于《志颐堂诗文集》首卷首篇。全文看似一则寓言,实则论述教育之道。内容简述如下:海州沈雨辰侍郎饲养一只鹤,已有三年,吃住自如。偶感风声,惊鹤长鸣,但很快饮食如常。有时童子放鹤出笼,它总是徘徊不前。丁未九月,一只白鹤坠地身亡。有人将它圈养,用鱼虾喂养。它不吃不喝,五天后死去。鹤鹊同类,都抱有千里之志,傲视群雄,视天下如芥草,为何鹤存鹤死?沙元炳解读:“其安也,其习也,非其性也”——鹤的安逸来自豢养改变它的习惯,这种安逸不是它的天性。最后,沙氏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:可怜的鹤子,忘记远大志向,那些教师们可以反省、醒悟了!

从此文来看,沙元炳十分重视培育人才。如何培育人才?不妨结合胡、沙两人的教育思想,来谈谈。

550

陈垣有个著名的主张,在史料搜集上要“竭泽而渔”,即穷尽史料,无所不包,滴水不漏。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佳话,不过,也是一个神话。

我觉得,能否做到“竭泽而渔”,不止取决于学者,也取决于论题,不止取决于主观的勤奋程度,也取决于客观的史料范围。假若论题比较集中、涉及史料的范围比较明确(比如中国史的某一朝代,或中国史的某一专题——尤其是

中国史某一朝代的某一专题),接近“竭泽而渔”是可能的;反之,假若论题超出了旧学问的取径,无法限定于常规的时空范围,也缺乏现成的文献积累和线索,那么“竭泽而渔”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了。

陈垣固然勤奋,但他所以能大体做到穷尽史料,也是由于他的论题在史料上有较明确的范围。试对比陈寅恪,他也以博学著称,但其论题往往指东打西,并不固定于明确的领域,也就无法做到滴水不漏了;再看钱锺书,他在材料上的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三二



新书快递

莫须有

倪湛舸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第九交响曲:

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

[美]哈维·萨克斯著 朱明月、丁雅静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1824年首演,是艺术史上的重要事件。作者描绘了与作品相关的细枝末节,揭示其缘何成为后代作曲家的艺术创造之标杆,以及贝多芬如何在此体现浪漫主义的天才。作者还考察了同一时期文化史上的其他重要角色,拜伦、普希金等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其艺术理念和政治观点,而他们的作品与《第九交响曲》共同交织出一幅引人入胜的文化图景。

十扇窗:伟大的诗歌如何改变世界

[美]简·赫斯菲尔德著 杨东伟译 王家新校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伟大的诗歌是如何运作和改变世界的。书中通过十章阐释切斯瓦夫·米沃什、艾米莉·狄金森、松尾芭蕉、辛波斯卡等诗人的创作,告诉我们如何读诗、写诗,并为我们分析一首诗为什么了不起,以及这些伟大的诗人如何运用诗歌描述和改变审美世界。

反读书记(二零二)

□胡文辉

积累已无与伦比,但他关注的论题大体限于修辞现象的比较,而同类修辞现象在任何语言中都可能存在,他再渊博,也是没法做到无所不包的。

在池塘乃至湖泊里,是可以“竭泽而渔”的,但在大江大海里,又怎么“竭泽而渔”呢?

或者可以这么说:凡在史料上可以“竭泽而渔”的,往往不是最有难度或最有新意的问题,最有难度、最有新意的问题,其史料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,只能“守株待兔”,而无法“竭泽而渔”。

钱锺书的那些“年”(三)

□钱之後

钱锺书常在除夕或元旦之时,写诗抒怀。《槐聚诗存》为先生唯一公开出版之诗集,仅收一生所作诗170余首。这些诗中,仅在除夕或元旦日所作诗就有7首:《新岁感怀适闻故都寇氛》(1936年)、《己卯除夕》(1940年)、《新岁见萤火》(1940年)、《庚辰除夕》(1941年)、《辛巳除夕》(1942年)、《甲申元旦》(1944年)、《乙酉元旦》(1945年),除一首作于1936年留学之际,其余6首均作于1940~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。忧国伤时,念亲怀故,是这些诗的感情基调。

兹以《己卯除夕》(1940年)诗为例。1939年12月初,钱锺书遵父亲钱基博之命,暂辞西南联大教授职,在日军侵华的炮火里,辗转来到湖南安化县的一个小镇蓝田,就任初立不久的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。这一年寒假不能回上海与妻女团聚,年也要在蓝田度过。国破山河、夫妻分离,加之西南联大的误解,钱锺书心境极为不佳。1940年2月7日,农历除夕。有国师研究者试图还原当年除夕夜的情形:

这一天,钱锺书来到国师仅两个多月零三天。刚刚穿越战火,辗转一个多月从上海来到国师的钱锺书,对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更有切身的感受,对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更是刻骨铭心。可能在集体团聚的时候,安排了一个即兴吟诗的节目。此时,钱锺书心里一定冒出了许多古人写除夕的诗来,如唐朝文学家崔涂的《除夜有怀》:“迢递三巴路,羁危万里身。乱山残雪夜,孤烛异乡人。渐与骨肉远,转于僮仆亲。那堪正飘泊,明日岁华新。”于是,拿起早已摆好的纸笔,一挥而就,写下《除夕》。(钱锺书在蓝田)

《除夕》诗云:“别岁依依似别人,脱然临去忽情亲。此时方作千金惜,平日宁知尺璧珍。欲仗残灯驻今夜,终拚劫火了来春。明朝故我还相认,愧对风光百态新。”在《槐聚诗存》里,这首诗名为《己卯除夕》,有不少改动:“别岁依依似别人,脱然临去忽情亲。寸金那惜平时值,尺璧方知此夕珍。欲借昏灯延急景,已拚劫火了来春。明朝故我还相认,愧对熙熙万态新。”

这首诗引发了国师很多人的共鸣。光发在《国师季刊》第6期的唱和诗就有锺泰、马宗霍、章慰高、仁甫、颖之、吴忠匡等人的作品。